**國文學科中心高中高職寫作學習網站各校作品選登**

**民國102年元月份推薦作品**

**華僑高中100學年度花城文藝獎**

**小說組第二名**

**一年和班 陳宇婕**

**暖流**

 有時天氣萬里無雲；有時從遠方無聲飄來的大片漆黑雲塊，可以知道下個兩、三天的傾盆大雨不是問題。從不知何處乘風而來的蒲公英會帶著某處孩子的笑聲，而我會一直在這座小山丘上，看著天空的瞬息萬變，等待微風輕輕告訴我某個城鎮的故事。又或是什麼也不做，什麼也不能做地一直待在這，待在這座小山丘上。

　　因為立於小山丘高處，所以能夠看見不遠處小村人們的生活作息。通常是由某些農家飼養的雞拉起人們一天的序幕，接著人們陸陸續續地離開他們的家，有的下田，有的做商業買賣；再晚一些，日正當空之時，人們會休息、吃飯，孩子們會在空地追逐，玩笑嬉鬧；當日落，晚霞滿遍天空，人們回到各自的家，煙囪炊煙裊裊。

　　夜晚的風總是涼於白晝，每當我睡不著，總會抬起頭，看著不同季節不同星宿的變化排列。宇宙萬物是這麼地廣大，而我只是在大地某處如此渺小的存在，夜空中的星星光耀奪目，我呢？也許只能一直待在這座小山丘，看晝夜時間的流逝吧！

　　今早，又一個陽光普照大地的好天氣。當我看著小山丘下小村的人們，瞧見了一個我從沒見過的東西，從遠方一路滑進小村，我目不轉睛地盯著那東西，是什麼呢？看起來不像是動物。正當我胡亂瞎猜時，有人從那東西裡頭冒出來，這讓我更加好奇了！從那東西冒出來的一共有三人，兩位成人看起來正在和村長談事，而孩子就站在一旁什麼也不做地看著大人們。

　　此時，我腦中的問題接踵而來，他們從哪來？要做什麼？但沒有人回答我的疑惑，只有風，悄悄吹過。當我回過神時，他們三人與村長已經在第二巷的一棟紅頂房前。就我長期以來對小村的觀察，那棟紅頂房，自從好幾年前的大戶人家搬走後，就沒人入住過了。那兩位成人一直微笑地點著頭，而孩子就站在一旁安靜地看著。

　　午後的氣溫稍稍降低了點，讓人從熾熱的中午手中解脫了些。「咳……咳……。」某個聲音把我從睡夢中驚醒，低頭一看，一位穿著鵝黃色洋裝的小女孩背靠著我，一邊咳嗽，一邊拿起蠟筆，在紙上塗塗抹抹。「你還好吧？」很想這麼說，但是她應該聽不懂，也沒辦法聽到我的聲音吧！「很好哦！不用擔心。」她突如其來的回答讓我嚇了一跳，她能聽到？當我正這麼想的時候，她又開始說話了：「我今天搬來的，你應該看到那輛白色休旅車了吧！咳……。」她拿起紅色蠟筆，在紙上畫著小村裡那棟顯眼的紅頂房。「你從哪裡來呢？」我試著和她說話，「我的肺從出生就不好，氣管也壞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我父母帶著我搬來這個小鄉下，說是為了改善我的呼吸道。」紅頂房畫好了，紅色蠟筆也功成身退回到它原本的位置。

　　日落的光暖紅了小女孩的面頰，她手中那幅小村的畫也完成了。「掰掰！」這是她今天和我說的第三句話，「再見……。」我回答。

　　之後的日子，小女孩不一定每天都來，有時候是去醫院，有時候是在家休息。每當她來，總是會帶些讓她可以打發時間的東西，也帶來一些故事說給我聽。「從醫院回來的時候看到了一隻紫色的鳥。」「真的嗎？我沒看過呢！」「晚上要吃烤雞呢！」「那真是太棒了。」，雖然她聽不到我說的話，但我仍然很開心。過去的日子裡都是一個人，現在有這麼一位和我聊天陪著我的人，很令我感到幸福。

每天，我期待著女孩的到來，期待著她的所見所聞。與女孩分別後，我感到莫名的失落，卻又開始期待著未知的明天，夜晚，漸漸地變長，也許不只是因為冬季將到。有時候我睡不著，因為她的笑聲、談話聲、咳嗽聲，全都在我腦中，不斷地繞呀繞地。

　　「媽媽說要幫我請家教。」她將看完的書闔上，「家教？」「醫生判斷我不能去上學，有很多刺激，太危險了，所以要請人來家裡教我，就像把學校搬來家裡。」她看著曇天淡淡地說著，秋末將微冷的風帶來，溫暖的陽光已不復見。「咳咳……咳……。」熟悉的咳嗽聲，喚起我第一次見到女孩的回憶，穿著鵝黃色洋裝的小女孩背靠著我，那是多久以前的身影？女孩在這些年裡長高不少，眼神透露著閱讀得來的沉熟與智慧。「掰掰！」她帶起書，和我道別，「再見……。」我回答。

　　之後，女孩來到小山丘上的機會，隨著課業的加重而減少。冬天大搖大擺地帶著低溫入住，農田休耕，小村的人們幾乎足不出戶。我深深地想念溫暖的陽光和女孩的聲音，冷冽的風與幾乎快凍結的空氣圍繞著樹葉掉光的我。

　　「嗚——嗚——。」尖銳的高分貝從遠方刺過來，我從天未亮的清晨中驚醒，當救護車停在紅頂房前，讓我不禁著急了起來，女孩被抬上車。怎麼了？雖然我的思緒一片混亂，但我多少也能猜到是女孩的病發作，天氣太冷，她的身體必定無法承受。我既擔心又著急，卻沒辦法離開這片土壤，這是我頭一次，有想離開這座困了我好幾十年百年的山丘的念頭。害怕襲上我的心頭，如果我失去她該怎麼辦？不是害怕沒人陪我，而是害怕一個關心我、愛我，而我也同樣愛她關心她的人離開。此刻我好想變成人類，好想擁有一雙能自由奔跑腳，好想告訴女孩我關心她、愛她，好想好想留出眼淚。但我只能一邊祈禱，一邊盼望載著女孩的救護車能安全無誤地將她送至醫院。

　　接下來的日子氣溫越來越低，我的思念與憂愁也越發越深，女孩在醫院好不好呢？我一顆心懸繞著沒辦法知道答案的問題。女孩被載走的隔天，她父母就從紅頂房搬離了，那紅頂房現在肯定空蕩蕩的吧！胸口悶悶的，好沉重，那從來沒有過的感覺壓著我。

　　「啾啾……啾啾……。」鳥兒的聲音伴著傳來，在我未察覺的時候，春天已經來了，我的樹枝末梢也冒出了嫩芽。氣溫慢慢回升，但我依然無精打采，現在的我一個人，站在小山丘上，就和沒遇見女孩之前一樣，但卻沒辦法一如往常地欣賞藍天，沒辦法享受從遠處帶來孩子笑聲的蒲公英；睡不著時也無法好好地看著滿天星斗的宇宙。不一樣了，雖然生活與遇見女孩之前一樣，但我知道已經不一樣了。突然，一道強烈的閃光劃過天際，「轟！」是春雷，正式地宣告著春天的到來。又一道刺眼的閃光，令我睜不開眼，刺麻感竄過我的全身，伴隨著劇烈的疼痛。在這空曠的小山丘上只有我這一棵顯眼的樹，但被雷打到還是頭一遭，從沒受過如此劇烈疼痛的我，失去意識了。

　　「嘶……好痛呀！」當我醒來時，倒抽一口氣，摸著頭，想減緩疼痛，卻發現我可以動。驚訝驅離了疼痛感，我感到不可思議地看著我的四肢，人類的四肢。褐色的枝幹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淨白的人類身體，一切一切是如此的突然，是如此的不可思議。良久，讓自己的心情沉澱下來後，我試著站起來。「啊！」不小心沒站好而向前撲，我不氣餒的試了幾次，直到自己可以站穩，我開心地笑著，氣喘吁吁地笑著。但是……為什麼？為什麼我會變成人類呢？我回想著女孩告訴我的所有的故事或者新聞，沒有一棵樹變成人的傳聞。對了！變成人類的話，就能離開這，去找女孩了呀！我興高采烈地想往前踏一步，卻跌了一個跤，一直渴盼的走路，沒想到這麼難。我回想著女孩走路的模樣，沒想到淚卻流了出來，變成了人類也能流淚了呀！一邊將自己積壓已久的情感釋放著，一邊模仿女孩在我腦中的動作。

　　我努力地走到小山丘山腳下，平常遠眺的小房子，如今在眼前卻顯得自己的渺小。我在鄉間路上繞著，不一會就找到了紅頂房。但找到紅頂房有什麼用呢？他們已經搬離了啊！對了！也許可以問人呀！記得女孩和我說過，不懂的事、不知道的事，只要問人，一切就會明瞭了。於是我站在紅頂房旁邊的一棟小木屋前，「叩叩……叩叩……。」我輕輕地敲著木門，「來了！」響亮的嗓音直直地穿過門，「找誰……哎呀！小弟弟！你怎麼光著身子呢？」那位大嬸一邊說一邊將我拉進去。

　　「謝謝……。」穿著大略合身的衣服，我臉紅地向大嬸道謝，急著找女孩，卻忘了自己一絲不掛的。「哈哈哈！不用介意，那些是我兒子以前的衣服。」大嬸笑著，將溫牛奶遞給我，「謝謝。」我接過溫熱熱的牛奶。「你讓我想起了我兒子小時候呢……但是他沒你這麼乖就是了！哈哈哈！」大嬸的笑聲總是充滿了活力，迴盪在屋裡。「請問……您的兒子……？」因為沒見到大嬸的兒子在屋內，好奇而問了，「他呀……。」大嬸嘆了口氣，「在大都市工作，好幾年沒回家看我這個老太婆囉！」她看著窗外，「每個禮拜寄錢來有什麼用呢？在外面受苦也不回來，心疼呀！做母親的，只要孩子在身邊，就足夠了……。」大嬸眺望遠方，陷入長長的思念裡。或許我不該問這個問題，讓大嬸思念心愛的兒子而感到難過，如同我思念女孩感到心痛般。

　　「哎呀！小弟弟，不用擔心我！」好像是明白我擔心的心情，大嬸笑著安慰我。「倒是你問的隔壁紅頂房的那戶有錢人家，去年冬天就搬走囉！」「那您知道搬去哪了嗎？」我迫切的問，「那女孩生的病可不輕呀！好像是去了都市的大醫院，有名醫的那一家……叫什麼來著？哎呀！老了記憶不好了呀！」大嬸努力地回想，卻怎麼想也想不到，「沒關係，這樣就夠了，很謝謝您！」我向大嬸道謝。

　　「你要走了啊？」大嬸叫住要跨出門檻的我，「嗯！真的是很謝謝您。」我轉身向她道謝，「如果你是要去找女孩的話……來來來，那家醫院的地址在這裡。」大嬸遞給了我一個素面布包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對一個不曾謀面的我這麼好呢？為什麼我的淚又不斷地湧出來呢？我上前擁抱大嬸，聽到她如雷的笑聲，溫暖充斥在胸口。

　　站在離開小村的路口，我看著不遠處的小山丘，終於可以去找女孩了呢！卻又眷戀不已。最想離開的地方，沒想到最後卻又捨不得離開，腦中一幕幕地晃過我在這片土地的回憶，直到想起女孩。該走了呢！「再見……。」我對小村說，對小山丘說。

　　「咕嚕……。」離開小村後的中午，我的肚子叫了起來，我都忘了——人類要進食呀！生活在肥沃的土壤上好幾十年百年了，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飢餓，在肚子叫的那一剎那，我立刻體驗到了沒有根的無奈。沒有辦法的我只好打開大嬸給我的素面布包，看看醫院的地址，或許可以忘掉飢餓的感覺。一打開，陣陣的清香傳了過來。「這是……？」我好像在女孩書上的圖片看過，叫做麵包的食物，『歐洲人的主食。』她特別將它念出來。當我咬下，麵包的香味好像在我體內流動，不知道該怎麼形容，只知道吃了很滿足，成為人類後的第一餐，很令人愉快。

　　要是沒有大嬸的布包，沒有大嬸給的食物，也許我會餓倒在路邊也說不定。尋找女孩的路直直地、沒有盡頭似地延伸，好像走也走不完。難得的艷陽高高掛著，以前陽光很令我感到開心，但成為人類後，這種熱度卻像夢魘一場。坐在路邊一塊不小的灰石磚，我無助地喘口氣，成為人類後，很多東西都變大了，有些東西變遠了。愣愣地注視著看似沒有終點的路，除了我，一個行人也沒有。我開始害怕，自己到的了嗎？一直是這麼想去見女孩，現在自己有能力，能走去見她，但是害怕到不了的我、害怕一個人的我，漸漸被恐懼淹沒。

　　「弟弟，怎麼了嗎？」銀鈴般清脆的聲音，從我頭頂傳來；如透明彈珠晶亮清澈的眼，看著我。「你是……？」我用手背擦去搖搖欲墜的淚，「我是正在旅行中的算命師，你可以叫我華麗麗。」她露出潔白的牙齒，燦爛地笑著。讓人感到心安的溫暖，在人與人之間的傳遞。

　　雲彩紅得像蔓越莓汁，那是女孩最愛的果汁。天快黑了，不由得讓我們加快腳步，「啊！那裡好像有民宿！」她像發現寶藏似地，指著不遠處的招牌。用華麗麗小姐所剩無幾的錢，和她討價還價的絕妙功力，我們勉強能住一晚。「我要謝謝華麗麗小姐。」在要入睡之前我說，「一個人，有時候會害怕，如果沒有華麗麗小姐陪著我，我一定無法提起勇氣前進。所以，謝謝你。」在感到無助、慌張的時候，一個人，我是無法面對的。「不用跟我這麼客氣！我自己一個人旅行，有時候也會孤單害怕。多了一個伴，我也比較放心呀！」華麗麗總是很單純、很直接地，笑著。「還有，就直接叫我華麗麗吧！，叫小姐我反而感到不自在。」「好！」「那麼晚安。」她翻身，蓋上被子，「晚安……。」第一次，有人和我說晚安。

　　那是個快樂的夢，夢裡有我，有女孩，有大嬸，和華麗麗小姐。大家一起，在小山丘上無憂無慮，開心地跳著舞。「早——安！」我睜開眼，立刻和另一雙眼相對。「早……早安。」我回答，而她笑著，一早起來，有人和自己說早安，沒想到竟然是這麼令人感到溫暖的事。用完餐，收拾行李，和老闆娘道別後，我們繼續旅途。過了民宿，路旁陸陸續續出現一些雜貨店，筆直的路漸漸出現分歧，行人也有增多的跡象。

　　「請問這家醫院在哪呢？」我向一位行人問路，「那家醫院……我記得是在市中心。」「謝謝。」，之後繼續以問路的方式，慢慢靠近目的地。在車子慢慢增多的路上，發現了好多我以前不曾看過的；有時候看到特別的東西，華麗麗也會一邊驚呼，一邊叫我快看，「好像在冒險呢！」她興奮地說。真的，就像在冒險一樣，在完成夢想或實現理念的過程，雖然有時事與願違，有時路途顛簸，但是在路上會發現一些令人感到溫暖、令人感到快樂、令人感到驚奇的事物，就像在冒險。看到華麗麗像孩子興奮的模樣，我想起有次女孩揀拾著我掉落的、完好的綠葉，『可以壓著保存呢！』每次想起女孩，心中就有一股暖流。

　　「好像是那一家醫院。」華麗麗指著前方的建築物。其實不用特別看是哪一棟，高於四周房舍公寓三、四倍，建築規模非比尋常，一眼就能認出那家有名醫的醫院。

　　站在醫院寬敞的大廳，我和華麗麗有點不知所措，「請問需要幫忙嗎？」櫃台一位小姐救了在大廳裡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我們。「我們想要找一位女孩。」「請問是哪一科的？」小姐問。哪一科？華麗麗和我解釋，不同的症狀有不同專業的醫生。我記得女孩說過她肺不好、支氣管不好、呼吸道也不好，查閱資料後的小姐請我們和一位醫生談。

　　「你們是她的……？」嚴肅的臉孔，帶著眼鏡，穿著白袍的中年男子，想必就是醫生吧！「朋友。」華麗麗代替不知該怎麼回答的我說。醫生微低著頭，沉默了一會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氣氛變得很緊張。

　　「我很遺憾，她兩天前就去世了。」。

　　咦？「她是在去年冬天發病的……。」怎麼會？「發病後急救，撐了幾個月……。」騙人！「原本以為在空氣清新的自然環境，可以慢慢改善，直至好轉……。」他嘆了口氣，「沒想到兩天前又發病……。」女孩她……這麼善良的一個人……怎麼會……？我腦中一片空白，好像連呼吸都停止了，恍惚中，華麗麗將我扶到一旁的坐椅上。當我回過神時，發現衣服下擺和大腿部位的褲面，全都溼答答的，而華麗麗一直很擔心地看著我。

　　女孩的父母互相擁著，不發一語；在場的人們盛裝卻不失禮節，深黑與重藍鋪排著憂傷，反到是華麗麗與我，成了不協調的色彩。大家輪流，上前與女孩話別，「我看我就不用了吧！」華麗麗推著我。在距離棺木前幾步，我停了下來，或許是不想面對真相，不想面對所愛之人的離去，「加油！快去呀！」她替我打氣，催促著。在華麗麗的催促下，我鼓起勇氣，慢慢地走上前。

　　天氣晴朗，女孩笑容依舊。我仔細地，端詳女孩那帶著安祥笑容的臉龐，鵝黃色的洋裝，手中握的，是因壓乾而時間駐留的，微褐的葉，「好不容易能見到你……。」人的淚能流多少呢？不知道。但我能肯定的是，眼淚，是哭不乾的，「再見……。」我微微笑。

　　「請問你們是……？」也許是因為我和華麗麗的不請自來，女孩的母親前來詢問，「朋友。」我回答，「太好了！我以為那孩子一個朋友也沒有呢！」女孩的母親笑著，也流著淚。仔細一看，出席這場葬禮的，大部分都是成年人，鮮少有與女孩同年紀的，「因為生了病，只能在家學習，也很少與同年齡的孩子一起玩耍。」她說，「還記得那孩子整天在樹下，有一次還撿了一堆落葉回家，說要做成壓花。」之後，她和我跟華麗麗，說了好多，關於女孩的事；我和女孩的母親一邊談笑一邊拭淚，華麗麗則是從頭哭到尾。「親愛的！」女孩父親用微咽的聲音叫喚著，「要讓那孩子在土裡長眠了。」女孩的母親告知我們。

　　「您好！」一位西裝筆挺、有點面熟男子遞上名片給我們，「請問，是小姐的朋友吧？」他走向其中一輛黑色轎車，並將車門打開，「這是總經理和夫人吩咐的，請上車。」。我和華麗麗戰戰兢兢地坐在車裡，「請問……要去哪裡呀？」華麗麗打破僵硬的沉默，「總經理想讓小姐的朋友送她最後一程。」男子一邊將車右轉，一邊解釋。透過後視鏡，我看著男子有點眼熟的臉，卻想不起來在哪見過。車子開過好幾個綠燈，車窗外的景物，咻咻咻地晃過，像在播放虛幻卻真實的回憶。路上行人越來越少，樸實的雜貨店，取代了繁華的商店街，「這裡是？」當灰石塊跟著景物飛快晃過，我立即明白了女孩即將長眠的地方。

　　儀式結束後，女孩的父母親搭上車，準備回去。「等等！」男子正要將車門打開時，我叫住他：「請留下來，我有話要和你說。」，男子感到疑惑，「沒關係，你就留在這裡，今天放你假。」聽到我叫住男子後的總經理，如此吩咐。「是！謝謝總經理。」男子用幾乎九十度的鞠躬，向女孩的父親敬禮。

　　「您的母親是個很有活力的人。」「你認識我母親？」男子稍稍驚訝，「就在這個小村裡對吧！」男子聽聞並沒有說話，只是神情黯淡地，看著遠方，紅頂房旁的小木屋，「你知道大嬸談到你時，那神采奕奕與悲愴的神情嗎？你知道她很難過你都不回去看她嗎？」「我怎麼會不知道！我希望讓她過好日子，所以我拚命賺錢，對上司卑躬屈膝，所有苦往肚裡吞，只希望多賺點錢，讓她過好日子！」雖然大嬸的兒子突然對我大吼，但是我感覺不到任何怒氣衝我來，他像是在對自己發飆。「你知道其實她不要錢，只是要你多一點陪伴與關心嗎？」我輕聲地說，「大嬸和我說，她很心疼你在外面受苦，希望你快點回去。」我也希望他能快點回去，多陪陪有著爽朗笑聲的大嬸。而他只是沉默，接著便不發一語地，搭上車，開下小山。

　　我往後躺，躺在小山丘上，躺在女孩旁邊；華麗麗坐在一旁，和我一起看著透徹深遠的藍天。閉上眼，大地的心正跳動著，撲通撲通地，好像正將能量傳給我；午後的清風吹來，一切是這麼的寧靜美好。

　　「咦？」從睡夢中醒來的我，發現自己動不，仔細一看才發現，我變回樹了。「嗨！」華麗麗對我打了聲招呼，天空慢慢轉紫、轉紅，「變成樹就不會說話啦？還是不認得我了？」華麗麗摸著我的樹幹說，「你聽的到？」但是女孩以前聽不到我說話呀！「我不是說過，我是算命師華麗麗嗎？」她露出潔白的牙齒，燦爛地笑著。

　　我從女孩身上學到很多東西，有時從她的書裡得知一些知識，有時從她的笑裡，明白無法言傳的感情；要是沒有女孩，我不會有這趟旅程。雖然旅途短暫，但是路上人們教會我許多，讓人感到心暖的事。

　　有時天氣萬里無雲；有時從遠方無聲飄來的大片漆黑雲塊，可以知道下個兩、三天的傾盆大雨不是問題。從不知何處乘風而來的蒲公英會帶著某處孩子的笑聲，而我會一直在這座小山丘上，看著天空的瞬息萬變，等待華麗麗又旅行回來，告訴我某個城鎮的故事。又或是一直在這座小山丘上，一直陪著女孩，守護她。

**老師評語：**

 作者以魔幻寫實的擬人筆觸，順敘道出一段人樹交流的暖流記憶，由樹的轉化視野看見人物與人我之間，可能忽略與可能發生的交互情感，激發讀者珍惜生命沿途中的各個風景與思索其中的意義。作品由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交替，時而敘事沉思，時而口語獨白，展現作者思考深度，而場域細節的摹寫，亦見作者觀察想像之細膩。

 本篇作品以主角樹與女孩互動的為主線，串以主角樹與魔術師,男孩與母親這兩條分述的關係，結構尚稱完整，但時空場景轉換間的交代多顯突兀，斷句與標點之運用亦有不少錯誤，是創作者須注意改正之處。然整體而言，主角樹由期待到尋覓到守護的過程，不但讓人思考人與大自然存依的關係，亦觸及親情友情生死消長的應對問題，勃發興意，是篇韻味沉厚的作品。